

舊小說

已集一
清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MA
I 242
6

舊小說目錄

己集 清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一
錢烈女墓誌	王猷定	一
李一足傳	王猷定	二
梁烈婦傳	王猷定	三
湯琵琶傳	王猷定	四
義虎記	王猷定	五
賣酒者傳	魏禧	六
吳孝子傳	魏禧	七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八
大鐵椎傳	魏禧	〇
邱維屏傳	魏禧	〇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一
柳敬亭傳	吳偉業	二
黃孝子傳	歸莊	三
黃里尋兄記	黃宗鑑	五
		九

頁數

馬伶傳	侯方域	一九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二〇
李姬傳	侯方域	二一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二二
吳伯裔伯胤傳	侯方域	二三
寧南侯傳	侯方域	二四
秋聲詩自序	林嗣復	二六
小青傳	闕名	二七
神鉞記	徐芳	二九
柳夫人小傳	徐芳	三〇
換心記	徐芳	三一
乞者王翁傳	徐芳	三二
奇女子傳	徐芳	三三
化虎記	徐芳	三五
義犬記	徐芳	三五
林四娘記	林靈錫	三六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	三八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四〇



四〇 三八 三六 三五 三五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七 二六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舊小說 目錄 己集 清

宋連璧傳 李煥章

汪十四傳 徐士俊

焚琴子傳 顧彩

髯樵傳 顧彩

秦淮健兒傳 李漁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出東四女祠記 黃始

毛女傳 陳鼎

王義士傳 陳鼎

愛鐵道人傳 陳鼎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烈狐傳 陳鼎

八大山人傳 陳鼎

義牛傳 陳鼎

彭望祖傳 陳鼎

薛衣道人傳 陳鼎

孝犬傳 陳鼎

活死人傳 陳鼎

四五

四六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二

五五

五五

五六

五六

五七

五七

五八

五八

五九

五九

六〇

六一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李公起傳 周亮工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王王犀傳 周亮工

書成三郎事 周亮工

五人傳 吳肅公

王翠翹傳 余懷

鬼孝子傳 宋曹

義猴傳 宋曹

紀盜 楊銜選

戴南枝傳 潘耒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高節婦傳 方苞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獄中雜記 方苞

黃孝子事略 汪琬

王烈女傳 汪琬

六二

六二

六三

六三

六五

六五

六九

七一

七三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七

七八

七八

江天一傳	汪琬	八二	沈孚中傳	陸次雲	一〇五
邵宗元傳	汪琬	八三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一〇六
書沈通明事	汪琬	八四	程弱文傳	羅坤	一〇八
乙邦才傳	汪琬	八五	劉醫記	陳玉璣	一〇八
申甫傳	汪琬	八六	銀塘子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一〇九
趙希乾傳	甘表	八七	邵士梅傳	陸鳴珂	一〇九
畫網巾先生傳	戴名世	八九	崇明老人記	陸胤其	一一〇
萬夫雄打虎傳	張恕	九〇	曼殊葬銘	毛奇齡	一一〇
鬼母傳	李滄	九一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一一二
過百齡傳	秦松齡	九一	沈雲英傳	毛奇齡	一一三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眉星	九二	楊孝子傳	毛奇齡	一一四
圓圓傳	陸次雲	九七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一一五
費宮人傳	陸次雲	九九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一一六
跳月記	陸次雲	一〇一	中山紀略	張學禮	一一七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一〇一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一一〇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一〇二	天同一生傳	王錫闈	一一一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一〇三	無悶先生傳	應搗謙	一一二
海烈婦傳	陸次雲	一〇四	汪烈婦傳	王槩	一一二

廖氏傳	李良年	一一三
湯中丞雜記	馮景	一二四
奇奴傳	馮景	一二四
王山傳	馮景	一二五
俞老僕慕誌銘	馮景	一二五
閻典史傳	邵長蘅	一二六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一二八
黃烈婦傳	邵長蘅	一三〇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一三二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一三三
孝節婦鄭氏傳	章藻功	一三五
記縊鬼	王明德	一三五
會仙記	徐暗風	一三六
髻參軍傳	徐瑤	一三八
太恨生傳	徐瑤	一四〇
嫻嫻傳	黃永	一四三
啞孝子傳	王潔	一四五
核工記	宋起鳳	一四五

記古鐵條	詹鎮玉	一四六
楊老癡傳	施閏章	一四七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一四八
三烈婦傳	施閏章	一四八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一四九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一五〇
書顧伶事	楊繩武	一五〇
書趙萬全事	胡天游	一五〇
書侯振東	胡天游	一五一
書李晉福	胡天游	一五二
司衡君傳	胡天游	一五二
女李三傳	胡天游	一五二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一五五
三烈女紀略	王步青	一五七
王烈女墓誌銘	毛際可	一五七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一五八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一五八
看花述異記	王偉	一五九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一六二
閔孝子傳	吳晉	一六三
餓鄉記	藍鼎元	一六四
宋道人傳	王士禎	一六六
婉蘭傳	徐岳	一六六
瓊枝曼仙記	徐岳	一六七
陞道人傳	徐岳	一六七
義貓記	徐岳	一六八
天婚記	徐岳	一六八
書譚半城事	陳祖范	一六九
書麻城獄	袁枚	一六九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一七一
書魯亮濟	袁枚	一七二
書王士俊	袁枚	一七三
口技記	東軒主人	一七四
記呂尚義破賊事	李紱	一七四
毛生	樂宮譜	一七五
蕊宮仙史	樂宮譜	一七七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姚鼐	一七八
書王勳還金事	牛運震	一七八
沈雲英傳	夏之蓉	一七九
書文衡山遺事	李果	一七九
張烈女傳	王太岳	一八〇
蔡鵬傳	程嗣立	一八一
書孝豐縣知縣李夢登事	章學誠	一八四
書鍾錫朋	吳應達	一八五
鄺湛若傳	吳國修	一八六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	一八七
武風子傳	方亨咸	一九〇
一瓢子傳	嚴首昇	一九一
丁藥園外傳	林澂	一九二
顧玉川傳	曹禾	一九三
名捕傳	姚某	一九四
無名生傳	車騰芳	一九五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一九五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一九六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一九七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一九八
書楊氏婢	梅曾亮	一九九
荆南苗俗記	魏祝亭	一九九
兩粵獠俗記	魏祝亭	二〇〇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薛福成	二〇二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薛福成	二〇五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薛福成	二一〇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薛福成	二一四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二一五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薛福成	二一八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二一八
書涿州獄	薛福成	二一九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二二〇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二二一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二二二
巴黎賽會紀略	黎庶昌	二二三
卜來敦記	黎庶昌	二二六

訪徐福墓記	黎庶昌	二二七
遊越南記	闕名	二二八
義火可握國記	闕名	二三〇
蒿菴閒語	一則 張爾岐	二三一
書事	七則 陳貞瑟	二三一
婦人集	三則 陳其年	二三七
茶餘客話	二十則 阮葵生	二三七
諾皋廣志	十八則 徐芳	二四五
隴蜀遺聞	一則 王士正	二五六
劍俠傳	二則 王士正	二五六
皇華紀聞	二則 王士正	二五八
湖壩雜記	九則 陸次雲	二五九
北墅奇書	四則 陸次雲	二六三
桐谿織志志遺	一則 陸次雲	二六五
形史拾遺	三則 毛奇齡	二六五
武宗外紀	三則 毛奇齡	二六七
因樹屋書影	六則 周亮工	二六八
雙齋詩話	二則 施閏章	二七一

矩齋雜記	六則	施閨章	二七二
寧古塔志	七則	方拱乾	二七四
建文帝後紀	一則	邵遠平	二七七
塵餘	三則	曹宗璠	二八三
石里雜識	五則	張尙琰	二八七
香天談藪	一則	吳雷發	二九〇
吳語	一則	戴延年	二九一
秋鐙叢語	五則	戴延年	二九一
嗜史	三則	王偉	二九二
仁恕堂筆記	十五則	黎士宏	二九六
東城雜記	二則	厲驥	三〇三
談虎	五則	趙彪詔	三〇三
闕微草堂筆記	凡五種	紀昀	三〇三
灤陽消夏錄	三十三則		三〇五
如是我聞	二十五則		三二一
槐西雜志	三十則		三三二
姑妄聽之	四十則		三四五
灤陽續錄	二十二則		三六九

觚賸	瑋鈕		
人觚	二則		三八三
事觚	六則		三八四
物觚	六則		三八八
燕觚	二則		三九一
豫觚	三則		三九一
秦觚	一則		三九三
吳觚	二則		三九三
邯鄲士人小傳	六則	鄭方坤	三九四
板橋雜記	九則	喬履	三九六
續板橋雜記	五則	珠泉居士	四〇二
雪鴻記	二則	珠泉居士	四〇四
粵雅堂今世說	六則	王暉	四〇五
嘯亭雜錄	六則	禮親王	四〇六
嘯亭雜錄	三則	禮親王	四一〇
遼詩話	二則	周春	四一三
簞曝雜記	十四則	趙翼	四一四
聞見偶錄	十三則	朱彝賢	四二二

宸垣識餘	五則	吳長元	四二八
東齋腥語	一則	吳翊鳳	四三〇
維西見聞記	三則	余慶遠	四三〇
張氏卮言	十二則	張元發	四三三
山齋客譚	三十九則	景星杓	四三九
隆平記事	三則	史册	四五二
人海記	三則	查慎行	四五三
柳邊紀略	五則	楊寶	四五三
愚菴雜著	二則	朱鶴齡	四五五
秋燈錄	十四則	闕名	四五六
西神叢話	十九則	黃蛟起	四六五
夢闌瑣筆	十四則	楊復吉	四七一
碧血錄	一則	黃燧	四七七
履園叢話	六十二則	錢泳	四七七
金川瑣記	十二則	李心衡	五〇九
東泉雜鈔	九則	董潮	五一五
滇南憶舊錄	二則	張潮	五二一
南越筆記	七則	李調元	五二三

蕉尾叢談	八則	李調元	五二九
客窗涉筆	二則	闕名	五三三
聞見卮言	一則	顧堉美	五三四
樵書	一則	來集之	五三四
劬菴偶筆	二則	闕名	五三四
柳軒叢談	一則	闕名	五三五
嘯虹筆記	一則	闕名	五三五
守一齋筆記	十九則	金捧閱	五三六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十則	梁紹壬	五四八
六如居士外集	六則	唐仲冕	五五二
右台仙館筆記	六十八則	查繼	五五五
庸齋筆記	九則	薛福成	六〇四
郎潛紀聞	七則	陳廉祺	六二二
暹羅考略	一則	龔璽	六二五
粵遊小志	一則	張心泰	六二六
苗疆風俗考	一則	嚴如煜	六二七
黑龍江外記	二則	西清	六二八

舊小說

已集 清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次清。憲次清。榮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餼脯饑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榮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塞。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僭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墮。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甯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趨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猶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躡伏梁隅。超

藝匿側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重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僮尙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貨汝。一賊裂帛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廁旁躍出。乞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灑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乞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錢烈女墓誌

王猷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下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

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項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漿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聲。床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槌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

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醜。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曆醫卜之術。出管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斷一槌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甯。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槌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

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民居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裕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

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槌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惶懼。公按行城堡。脩守禦。拓戍邏。凡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餽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世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拒守。旣夕。冑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決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

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纒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賊。賊稍却。烈婦傾囊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躞。遶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纒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語。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篋中老嫗急拔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於亂屍中。救之。越三日。更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盪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搆菲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聞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岡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瓊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應自於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今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鬚。忽思母痛。遂別將軍。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瘡。藥

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窺臆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存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聵，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

難明，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於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爲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薛落如溜，爲虎逡，樵踴

而蹙者數。傍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隄分。餉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麀。來餉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燄。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俯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出。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饜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棚矛。挺銳。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衆。竟擒詣樵。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且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

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曰。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籜尾大嚼。願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賣酒者傳

魏 禧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童婢。沾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咎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勞乙得金欣然。以爲甲

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賞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嗚呼。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宅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無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

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吳孝子傳

魏 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曰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人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無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間鞭聲鏗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都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歛然投身。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

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瘵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秦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鬪。既感神應。益自脩人。

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南豐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為塾。江主簿。父懋。怨貢士為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懼。公故負氣。概有凶。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耽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為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為賊陷。長女罵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間。攜稻先熟者。舂溢米。以啖姑。自拾糶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絡繹數千人。夫人支吾中。

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練儲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觀返里舍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絕。故瘞母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山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挺刃篝火坐公。駢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豪邁。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游。曰。此人

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爲人所凌踐。奮慍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沒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公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鄙。菜蕘河。暇則督家僮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于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死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爲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魏禧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加。夫人固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

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大鐵椎傳

魏 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

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門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墜。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浪浪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必也。豈天之生材。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邱維屏傳

魏 禧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為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七也。

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
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
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隣家。久不至。使人問之。則
袖手立墻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
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稷讀書
多元悟。生平最得意。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
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
推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
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
高聲氣涌。面發赤。領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
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
山谷。野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
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
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碗雜
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
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
曆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
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

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
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
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
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曆
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
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
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嚼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
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
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
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
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嗣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
一。餼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
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
士年六十餘。尙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
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墜。不食。死。年六
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
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曰。以付冰叔。還
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邦士易堂之一。禧少

蓋從邦士學古文也。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稚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為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鰲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願跣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折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折字為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為占。仰田曰。全字。人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為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為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為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

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浪踰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因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胎失色。仰田徐應曰。因字。因字。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兪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為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韉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曠。至夜分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為太夫人穴窀穸之事。公母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襍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

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爾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語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擴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願同行。數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喜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枝。其先

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忠。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攷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詣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嗚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也。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匿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傲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

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瑞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忿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憎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窳。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

孤貧。與母相失。請貶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郅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損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礮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也。左喪過淮。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檣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願自安。舊

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懼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令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乃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洒洒。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禱。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黃孝子傳

歸莊

黃孝子名向。字端本。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

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擊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嘆息。願以爲因。憊如此。而前途尚遙。父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

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菁。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菲溪沙之中。往往得虎迹。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速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險。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崑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鶴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

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遂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之。驗票慰勞。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驕。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始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浙江。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步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

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哭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携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篋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嘆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尚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日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州。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氍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

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穴。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復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愉快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那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携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

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步。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寧。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盧桂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邊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涼。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乃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舵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

百三十五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照。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含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爲。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鎔。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聲名者之所能爲哉。

歸莊曰。篤中敘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陸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沅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

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稿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

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巖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棄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巖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

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爲馬。猶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子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膏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

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除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攝下獄。願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詭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

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下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緹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李姬傳

侯方域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舉士溥。夏吏部允彝。極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

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讖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管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鎊。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蓄之。願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髻穆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隨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紱。曾紱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奇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碗肉羹耳。天下亂形。

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惻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啞。罵又不止。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馴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吳伯裔伯胤傳 侯方域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那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問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塞。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沈練。英博。慷慨負丈夫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願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

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爲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譖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寧南侯傳

侯方域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刼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譙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

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且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錫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騎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劉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

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頽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蠅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快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至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

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幾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堅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十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與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

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鬢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徹呆子正當秋之日。敲門簡出。甞有鍼。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客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颺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乃取大盃。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

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嘆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床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猜猜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夫叱大兒。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床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夫胸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响畢絕。撤屏。跡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噫。若而人者可

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小青傳

闕名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早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嫺儀。則而風期異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暖。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卽至。不得入。非吾命而卽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惜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譴讟。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

賢。嘗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婦嘲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旣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窻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嘆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闕。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床頭。嘆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煇斷送。

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蓋許益明妝治服。擁襖歌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離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照寫。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笑語。或扇茶鏞。簡圖畫。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藝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慟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轉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絨寄某夫人。啟視之。敝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

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棍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二十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筆。落牕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絲繞。籠捲籠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翦聲小。又是孤鳴。嗔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牕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翠翠是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門羽翰。脈脈溶溶澗澗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玉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

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煇曠寒。如依膝下。塵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髮。偷近郎側。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微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猶語嗒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洗慮。而詭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違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兩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今

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未知生藥。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捷。豐茲膏彼。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曷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釧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坐我綠陰牀。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神鉞記

徐芳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

如意。卽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

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裏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搏假令神不誠。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剗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誅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

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蠶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柳夫人小傳

徐芳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蕤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烟。以一厠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授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扇。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老。復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擧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蹶。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嶮。虬竇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

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道。晚歲多難。益就寢。鬪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曠宗伯公牘。宇孤峻。結侶伺覺。丙午某月。宗伯公即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搗撞詬誶。極於醜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遺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且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聞殺人罪。皆雉竄。冤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天之危。紀信以脫榮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絹下報尙書。而將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蠟。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逐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換心記

徐芳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費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健。呼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

訓牖百方。而慳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曠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速治具餼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閣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摔其胸劈之。扶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途。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扣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槌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

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摔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乞者王翁傳

徐芳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壑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啓。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粧。實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竇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鬻。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爲謾。

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鬻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鬻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乃翁謝陳氏事。携鬻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耄。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頴云噫。一乞人得金釧。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

彼遣而我。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悼卞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奇女子傳

徐芳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聽

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造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繕戀不肯。妻憑愈力。乃擇日釋笄雍髻。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搥家門大叫。夫從牖罅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其促夫出。夫僵僕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闔門。賀季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謫謀幻出。弭耳蒙檻之中。鬪翮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雛若折朽。其深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暹旰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襪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舟。夫門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譬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贖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誠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

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化虎記

徐芳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那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

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出。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忝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義犬記

徐芳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遠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榎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呶。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榎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

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揪韋得屍。還報。願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綫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囊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投宿。與人無異。

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啞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復奮怒於一嚙。而警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猜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林四娘記

林雲銘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誦。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絮絮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怪。敢擅至。

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撤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鑿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礮。矢礮火不燃。檢輟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愧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林。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豔粧。孌孌婷婷。而至。其衣皆縞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

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願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聞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虛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欵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座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權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未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通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

纒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陟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誕。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魂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誦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濕。其標韻

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閨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無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刺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携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細釵。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鞵。五色雲霞履。粧束雅淡。神姿豔發。顧盼嫵媚。不可描畫。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若有一物。墮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數畝。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

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學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大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牘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却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膠。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遊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魘木魅之疑也。自爾蹤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

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詞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巖頂崑崙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游玉田。金鼎石室。象如煙。圍圍握塵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刻斗。瓊嶽兩山一。盡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辟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游。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巔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游不竟日。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亂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

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
(花吏每呼予爲展子)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嫵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圖集。喧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暈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直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

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鬻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乘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羸。非受糜於炎炙。則必逃之魑魅之徑。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瞻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懼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願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擅站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親往衛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衛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

旬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鏽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藥鏹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苑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勻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聞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辭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濟野。

遊惠山。歷毘陵。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僥倖。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械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闌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莽。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

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姬至如臯。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臯。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閉筆也。琴牧子曰。姬歿。

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柎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疔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姬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借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瀾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願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萼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撚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窻艷。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

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窻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窻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演。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塘。願子兼擇最精者。絨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香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梳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似沈香。著火上烟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內革。沈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笏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學之味。久蒸釜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魂夢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九。誠閨中異品。然熟時亦以不見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筦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

垂。蕤甃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熟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著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扇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慢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翦得宜。至花放。恰探入供。卽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艷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就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卷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

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匍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櫟。去白。綠。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麝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鱈骨如白玉。油蜆如鱈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如雞。櫻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厨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瓢。一絲。澆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宋連璧傳

李煥章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鬚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墜。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

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壁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壁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搥之。卽藥。壁察之。乃囊所遇道人也。壁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壁。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壁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瘡後數年。父以他病沒。壁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壁。檻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復傾善類。爲逆闖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枉桎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爲李抱真。

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爾奈何與黨圖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汪十四傳

徐士俊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嘯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緣

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披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也。綠林聞之。咸驚。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追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俎豆。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

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况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侮蹂躪。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衝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

國返新安終老也。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焚琴子傳

顧 彰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翹。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為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為哉。誠何為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為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詔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誦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以哭。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

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劊。吾豈為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踞上坐。為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蕭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變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為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為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為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

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伴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鶴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風流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髻樵傳

顧彩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髻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髻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髻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髻怒。飛躍上臺。捧檜毆。血流幾斃。衆咸驚救。髻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髻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髻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髻怒。走一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悲。底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

飲。今且嘗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為橫鞭。眼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營造之。乃止。負兒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為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併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鬻身為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闔。鄒女果為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顯公為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乘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

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耶。故君安姓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顧子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為。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況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筇。曾為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髻梗概。亦可以知所做乎。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為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懇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為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

何但咕咕笑。鄉人鬪焉。健兒性喜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扑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環環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憤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髻。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狎邪。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歎曰。吾縱橫天下三十

年矣。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釀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堅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拔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驚喉空。後生一發。飲羽。驚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嚮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

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酒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努

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納袖中。乃治鷄黍爲歡。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燬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裁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義士李倫表傳

李 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

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者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聞罪之師。且暮卽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有伏戈。反向冀邀功於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杵曰。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

叵測。旣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寮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覘法者疾之若讐。乘此紀綱蕩絕之時。保無遷怒於唯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卽當日程嬰杵曰。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曰。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曰。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旣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曰。而殺之。其難之尤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

鄉故不令他徒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孰意諸孤行後。鄧錦率海兵登岸。耿割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况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納之。嘆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鄧不睦。鄧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備嘗。後趙以抗

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於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爲扶柩還鄉。計詎料鄭兵伏於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關乞墾。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己於地下。觸項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於此矣。自是日漸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於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幡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衆之所欲勿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勿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於道。而死於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子曰。吾兒易簪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於中堂。祀東南西北及中央土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

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鎮，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闕如也。庭一碑，藤蘿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威非近世飾，獨兩旁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籬，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

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考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云。

毛女傳

陳鼎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淑，歸士宏，閱三載而無子，乃往禱少室焉。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返，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篳，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

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綠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之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翹然，輕舉與鸞鶴為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為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即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衰，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為也，使平氏嘗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王義士傳

陳鼎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

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命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歎歎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為彷彿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為彷彿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勿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為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徒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泉人感之，斂金贖之，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愛鐵道人傳

陳鼎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為郡諸生，明亡。

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患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鳴。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

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遠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千百犬吠。爭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襍。祿小兒哉。

烈狐傳

陳鼎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藍山葛氏。欲傲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徒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徒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綉。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疑之。使人私囑之。見圃內高堂大廈。畫棟雕梁。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豔。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八大山傳

陳鼎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恢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嗜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嗜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領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為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癩。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踈跣踴躍。叫號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癩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癩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亦從富貴中來。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

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翫。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癡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癡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癡不可及也。

義牛傳

陳鼎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潤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

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趨。藉以中。不能輟。水塗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鼓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牛亦勇矣。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彭望祖傳

陳鼎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庵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

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真。延為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真。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真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真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紫棠。皆鮮荔也。乃撒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真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真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

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薛衣道人傳

陳鼎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有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剝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鉞。綴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糜以炭灰。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為神醫。能破腦剝臂。然未聞其能

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孝犬傳

陳鼎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駢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旣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謂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大之惡。懲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活死人傳

陳鼎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妻孥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峯。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

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唐仲言傳

周亮工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嘗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哩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喜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癯。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邇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

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疏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階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鄞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晶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荒典。每有經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卽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頽然。揮酒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祕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大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

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守汝南陳京相友善。自稱旂然漁隱。又號蕊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列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坡諸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髻。蘇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維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察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溪文大士輩。無慮數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

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庚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云。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撤左。鞏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啻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矣。奈何以身爲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視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生髡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玉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雋。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水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沈。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

水益至。遂沒項背。己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雋。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不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予弟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如濰。爲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音。今藹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台。徧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風流亦倡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倘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

友善。予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啟中。予以閣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爲間。關寓予。酒間片言。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知矣。

王王屋傳

周亮工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斥。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狂士也。舉以鄉。戊辰計偕。度己文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談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末復雜以劇戲事。撤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婢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搆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憩纒。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膝腹孤貧。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盛之。且環而稽首。纒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纒騎咸爲揮淚。下刑部獄。瀕死。賴

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憤悲失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己。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闕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帶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

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成首爲血襠。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成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躐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成告以故。成隨成歸。成指示木所在。匠遵爲操作。成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妙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成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省無人。三戶仆。戶外固三匠也。成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成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成曰：若何待成。

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舡。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成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脫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成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成有某者。見成所揭示。往見成。曰：我金告爾妻所在。成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成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願無金。彼武人。亦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成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成。曰：能書某。曰：機任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成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幣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成。

至某標郝纔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識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訛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戚成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

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遯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命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針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囊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愛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贖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

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
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
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
除馬。通過壞牆。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成妻
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成三郎。屬予尋
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
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
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成三郎妻王氏。卽今
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成乃攜子
先懇之。郝與俱來。成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
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成婦耶。呼之出。
真成婦也。成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
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成
至是。始血淚迸落。成成跪張前。成婦亦遙跪聽命。張曰。
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
不足。望得婦耶。成跪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
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佑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
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成曰。

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成
乃大哭。婦哭。而成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勞郝哭。張
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潸潸淚下。
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
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
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
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
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
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
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盡以予我。我老矣。
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成急避。未有
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成。久之。復陽謂成曰。子尙需乳。
耶。成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
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趨將軍。不復甚戀父母。
將軍益喜。呼成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
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資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
子。成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成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
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成度於帝之報云。成歸旣安。

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貴。族子利之。咸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咸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咸盡鐫於祠右。

五人傳

吳肅公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屠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舸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目攝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

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遠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薰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或搏頰。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醮金爲驢。或趣裝走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端。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軒吏部鼻肩與衆爭。弔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

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鑰鈕鑰諸具。衆目屬。啞咽。節震。享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周張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旬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鑰擲階。嗒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衆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

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氏之激出愕。不意皆跟跲走。一匿署閣。緣梯梢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一鷺皆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卽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魯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鄂。執市人撻之。鄂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衆者。誰爲蕪香號泣者。誰爲驪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

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璫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儀所燭。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王翠翹傳

余懷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歌歌。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播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願

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僮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踈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盡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書。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

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賈徽招降海寇。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立功名當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間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胄而入。是時趙

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項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追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歎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昏亂。亦橫製郭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會長。翠翹既隨永順會長去。之錢。唐江中恒愷。愷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會。又屬一會。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湖長號大慟投水死。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鬼孝子傳

宋 曹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費。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

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綴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是以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義猴傳

宋 曹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髯丐子。編茅為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鑿鈴。儂儂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不變。及丐子死。猴悲痛旋繞。如人子躡躡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裙擔者為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畢。遍捨野之。枯

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乃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紀盜

楊衡選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為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為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彝先生。家世為顯官。厚其貲。庚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啓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匪耶。就榻促之起。為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鏡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熱燭其下。曰。某嘗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為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為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為之陳庖廚。飲

甜。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箱。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質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為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鏡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為者。曰。鳥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

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戴南枝傳

潘 耒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服。談論娓娓。喜吟詠。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侯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與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笠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贅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侯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山村。村所不

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未先以十金成券。徐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未遠游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下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食。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瘞。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未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居。未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炊。冬月常衣絺。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鰲面爾足。傍徨山谷中。不知疲瘁。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

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淚。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馥李之親。簪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岑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愛。

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澁乎。吾見客食皆整。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其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愼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

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侍。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慰。無可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

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闖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書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吏更敝衣草屨。背篋。手長錢。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

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曠外擇健卒十八。令二人躡蹻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節婦傳

方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吾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為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為市人。縫綴。節婦以此為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

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窻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為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儻然白髮。身無疾。灑掃。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擗。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為美談云。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

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禮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攝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養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白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苙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獄中雜記

方苞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竄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避者雖

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五城。有五城司坊。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羅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

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呼號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措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亦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暴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搖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譴云。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於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於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深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

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黃孝子事略

汪 琬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懽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摔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

泣至旦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塔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塔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聞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擗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燬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

王烈女傳

汪 琬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與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時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汙。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願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勢不能遁。且家已破敗。遁將焉往。盍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願見道上。誓并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係崇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為盜所辱者。或更俛首歎息。用以自愧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且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為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真正。雖至於扞禦強暴。而猶婉曲其詞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耶。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為周后妃太媯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浚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江天一傳

汪 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舂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敞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披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鑒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遷。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函關。已而清師攻績溪。天一夜授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先者潰。城遂陷。大師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開門大呼。我江天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甯。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諸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屍。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徵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

詣闕上之。復作顛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有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嗣。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剖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一本名景。別自號石椽樵夫。翁君漢津云。

邵宗元傳

汪琬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輔。嗣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百餘人入居公廡。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己自成陷。

京師。道僞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衆議事。解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否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自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願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十大譚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

率引出。建泰獨居廡中。仰天嘆曰。嗟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絕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乃掣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禧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仰見明將亡。遂屬其

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郤。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靈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鑾。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臂力雖稍衰。而飲酒

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個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略。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渙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闕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揆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骨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

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陳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圍出。賊大驚。既而知其邦才。張衡皆止。不敢復。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顛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敵無算。主者或捷其功。或移謫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

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拗準。猿臂。而蠶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申甫傳

汪 珣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係鼠罟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

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遂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遼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

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絕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入路出師。趨遼北。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趙希乾傳

廿表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

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簾，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箚中得雜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撼，門戶皆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漉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嗣會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

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黜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頽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開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尙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庵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

悲夫。

畫網巾先生傳

戴名世

順治二年。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

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捧之。二僕瞑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

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秦寧之杉津。秦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裳。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傅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葬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惣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遼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猱獍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

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會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懷。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路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鬼母傳

李清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旣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

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筒。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蕪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且。盍取所持錢。悉而投水。觀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呼亟走鳴之。官起。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蟬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扳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哺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躍趨。啣不成寐。若有人鳴。鳴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佻。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原。

過百齡傳

秦松齡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

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慧穎。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是閩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名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傍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

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基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以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譏訶百齡。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費。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為

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憐叫跳。已而潛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美。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纒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蹙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讎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

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拈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庶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佻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其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

佳話也。卽紙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輿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蹻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

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南君善書）。姑蘇木柱（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馮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夢（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

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著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崖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迹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搜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

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悒悒亡。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慣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入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

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斃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投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縷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殮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縵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殮。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

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壙檢瑩所遺。藁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榜轆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謂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歎歎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松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松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婀娜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

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誣此改詩之賊。才子捧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閱其無人。六如慄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閩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專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願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太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噴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

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圓圓傳

陸次雲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募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符皇皇。晚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繼繼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願。嗚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

則戒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跪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跪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願謂跪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甯勿畏而擁此耶。跪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行。跪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跪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跪擇細馬馱之。去。跪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常屏聲色。鮮往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跪進帝。而帝卻之。今聞跪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

奏吳飲。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愛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歎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歸。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願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

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闔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闔致說。自以爲法戒窮追。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鄆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著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

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髮流氛。昌熾未嘗不羈。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爲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

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謊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文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魯井中。賊鈞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降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

闕衝陷攻。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醇醪。羅甚喜。宮人曰。闕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爾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其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啜酌又以大觥連飲。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闕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勦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巒俱靜。於是以織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圍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以到粉頰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也。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卽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醒愚曰。毛西河言宮人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
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襯自成之魄矣。

跳月記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
陽展候。杏花柳。柳。庶蟄蠕蠕。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
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
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
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七不以箸也。漉酒而飲焉。
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幌。袂不
迨腰。褲不迨膝。褲袂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巔飄
飄然。當風而顛。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
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
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無近態焉。聯珠
以爲纓。珠纒纒擾兩鬢。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兩肩。裙
細褶如蝶。版。男反褲不裙。女反裙不褲。裙衫之際。亦錦
帶束焉。執綉籠。編竹爲之。飾以繪。卽綠絨是焉。而研與
媼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與之歌。而

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
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繞繞之。而笙節參差。與
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陳轉肢迴
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遠。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
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
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
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
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然挽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媼者負
媼者。媼與媼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媼復見媼。
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愧於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澗
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搗以遠於跳月之
所。各隨父母以還。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
偶。先野合而後儷皮。循輩氏之風。與嗚呼。苗矣。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肩。徐菴
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較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
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
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跏坐。與世像同。而古佛

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貧削。眉臥準軒。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際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栗栗。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背僂若鳥巢。其頂者。膝踞若藤穿其膝者。右臂。臂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衝。捧貝葉。兩目不睜。注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頤外。雙目宛轉。善睨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往往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者。左支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一手著膝上。坐獅獅之狀。龐然以伏。貌猛而性善。然人之愛獅。不若愛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牕。闌人即大恐退。以為室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炯炯者獅之目。蓋獅目。陽燧爲之也。故人之宿於菴者。愛象又不若愛獅。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盡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噉噉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盜無儲粟。

桁鮮重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爲戚。日笑語於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於愁苦中。每生歡喜。余問之子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強爲權以娛爾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爲愁。王曰。君無愁。上奉北堂。有我在。爲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閩閩之人何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歡賴汝賢。委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愛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賞其清雋。翻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入閩。總督自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然也。王曰。然語雖然而掩袂私泣。異於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即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泮灑無一私語也。一日者。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踉蹌踳越。數

日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母遞返。又不及其私也。方歌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於寇。避寇亦恐死於賊。設有急。吾後戶臨流。當抱女共沈。以死。止水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矢志如此。歲丁巳。余以元旦忽警寤。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若昏者。朝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即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於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一覽之。益酸心而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鴻都之客遠矣。少君又不復生。何從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犛犛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以讀之。以當閨訓。嗚呼。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矧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者。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常抵掌時事。相對晞噓。每至泣下。文忠公曰。今滄溟正沸。清晏難期。設遇時危。常山雖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倘遇疾風。敢不爲勁草。

乎。初使君效諭於禾。作人爲盛。後授瀘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闕。鼎湖問至。使君北面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到。偕行者奪之。止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鍼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睢陽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良玉死黨爲游說。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鎮。衝石頭。而北守易疏。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閱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宏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劍在臂。簪鈿盈首。而猶涎州治。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者。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

云保駕。獨今安在。不保上而保太后。人傳若母。誰不知耶。汝速去。吾劍鋒恥飲爾賊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圍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亡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趣卒刺使君。使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子蒼壁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於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壁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於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不免於死。其死於津。視死維揚。與死廣德者何若哉。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有所知官雲間。謀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常。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陳強之。同適毘陵。而聞所知者。遷於閩矣。遑遑無倚。倚僦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囊濟以金。陳甚德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無近也。陳弗聽。楊窺伺多方。海益閉影。不得聞。林顯瑞者。進丁之豪滑也。素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挈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甚。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尙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愠曰。非是。便安能歸。未見之人。子何必其不善也。又強之。甫登漕艘。而林遑遣陳適吳門矣。海在舟中。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淫豔戲。劇希動之。命舟婦遊海。海不視。是日命舟師藍九持牲禮祀河神。藍至神廟。牲血忽自甕躍盤盂外。蓋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爲藍勿戒。甚怒。詈藍恨之。林視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劫之。至夜半。林往劫。

海。海大呼。鄰舟以爲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徧搜窗。窗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爲匿尸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林與藍九金。求其潛往。姑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值。藍夙恨林。噫之。官令卽捕林。隨於米中覓海尸。尸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合正氣。凜然蕭然。神奕奕。衣裳袷帶之間。密綴層纒。無少罅也。其爲死計審矣。陳歸哭。悔已無及。林定辟。楊二狎思免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於石。

陸子曰。海烈婦。禮祀毘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爲略而傳之。懼傳疑也。烈婦節凜冰霜。真堅鐵石。故應菩薩低眉。金剛怒目。彼魑魅魍魎。何所施其伎倆也。

沈孚中傳

陸次雲

沈嶮。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隄。髻如戟。袷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

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嶮方醉。未聞。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嶮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巖獨拈。鱗撐傲骨與秋盤。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平生。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而狂笑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嶮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嶮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嶮曰。善。令未成。而嶮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嶮卽嶮醉。令文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嶮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伴爲研鞫。嶮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閩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嶮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驟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

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幸河縮春園傳奇二種。縮春園尤為詞場稱豔云。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字中策。驕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字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備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日。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殮。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殮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郵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提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箴操筆為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為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歎豔。目為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窗酣寢。戒舟人

盡却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畫。顧瞻崖岸。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童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在。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為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撥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盡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為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為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薄。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載焉。觀嫗容貌樵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而見乎。嫗聞而泫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

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孺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歎歎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嘗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緝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眞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

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即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微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曰。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前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嘗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登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往詣之。不識何以未至。公問某生姓名。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白。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

公願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姬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姬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為姬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贈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姬母子遂為富人。又為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為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姬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為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為閩中鼎族云。

程弱文傳

羅坤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矣。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

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變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骸。恨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劉醫記

陳玉璫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願駭。

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錢塘子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錢塘子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子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爲豕，其憎其生，旣就死，極槌刀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願瘠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誤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中以死。見真官曰：汝有人性，重生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

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於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子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硃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齋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邵士梅傳

陸鳴珂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

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外就傅。間以語傅。傅曰。此是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僮僮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出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假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郡。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郡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董。董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詮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

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涿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成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輪。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四日一遍。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老人坐其上。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廚。

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卽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游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某爲余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嘆。因授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旣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貌。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於幃。而自題之名。留是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妻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

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買貧爲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禮辯而坐於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願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跳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於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遺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詎雙膝著地。曰。以乞君。旣而有成。嫗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匱血上壅。涎液結轉。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

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恨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請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於豐台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棺歸蕭山。將附於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矢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歸之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願僮禁不內藥。眼鼻血併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家。蓋診之。既診曰。是氣躡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靈不上。關五藏八會。皆

結轉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妾曼殊爲小妾。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辨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詎兩膝著地。勿勿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跳曰。命至此耶。攫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區鉢。理綺鬪。瀦本燁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絃桑皮蘸末。探鼻竅中。焚石炭於盞。澆以醴。用巾覆首。接盞。浴使臭沸。而騰入於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旣而歎。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錐齒間。研丸子嚙之。不內再嚙之。且尋雞翎之喬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灌藥注之。涎盡。然血尙未下。當是時。病者拳

手拆。目稍開動。而日已過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於是和劑市衆香雜煮令噍。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啼噓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初曼殊善病。嘗夢奶奶喚之。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陵之訛也。然而先生果姓葛。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詞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生來者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廕。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授書於家。術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於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卽往謁。不可。請通名。

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嘆息去。旣而遇其從弟。舉人妻。瞻於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遽別。其後予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爲諫詞弔之。旣而從弟索予爲墓銘。其中卽以所見救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載於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啟牘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捫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聞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覩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曾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禾中俞右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余爲叙。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余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憾事。况喪亂之際。事易

溼沒。卽傳聞甚確。尙有訛傳失眞之慮。有如此明白証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爲數行附錄於後。見者亦有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授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誠。唐詩。宋詞。略涉目。卽記憶不忘。於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於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靴鞅壅流血。僵墜。爲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砦。乘賊未集。伍連殺三十餘。奪其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桂吉三王竄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王君聚奎。暗其事。奏請降敕。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蔭一子入監。以雲英爲游擊將。

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爲故關都督師標大勳。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嘆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遺塾中。兒沐浴臥而卒。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於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啟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膾嘗其羹。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

無鍼石燻灼。豈湯醴亦告絕者。閣戶封右臂。以其肉雜
糝汁。漉之。三漉。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冰。滓以去。
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
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
我以迂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迂德越典例。再拜固
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
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謂孝子者。而
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遊。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
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於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
色。蹴踏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
母年。然秘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
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耄而曠。以爲不療。卽療
必不能康強如平日。乃旣愈。又健。皆愕然不知所爲。丁
明府曰。孝子將封臂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追
噫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距。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
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糝漉之。揚其膏。令
竭。屢漉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
已別有雜贈詩文卷附傳後。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
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旣死而稱荀氏女。
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會上貞女事於臺。以父母故女
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
羊鄧。而會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爲婚。姬故
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
奕昭於會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
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成婚祥符官舍。則負
病往。自京師達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
之。然旣已至此。無還理。乃遂於病中強爲脫襦。甫脫。卽
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膏藥和飲。雪垢。擱
藪。其重有累於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
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
曰。子不讀茶苴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
也。况三日耶。旣而易簀。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
以食蒸羊至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
速死也。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謠詠。適至。

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為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二婢侍同臥。起及稍懈。嘗坐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噓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潤滑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獨隨後。示不疑。行至廳欄。將閉。媵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甃以石。攖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淤血。眸子黑白。溺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感會侯者。為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於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為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為詩若文者。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秦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呵於途。湯族傳豪者。伴聞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

庇。而第呵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復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魔僕摔擊施。徐之在解者。血戴漉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堦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魔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為施婦矣。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遽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相。而襦而練。練連綴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已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隹陽祠。衆欲殯於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魏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箠以取向背。其象衝拂。神則縱。祝鄰之箠。縱於是。衆闕然。蜂擁而入。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於督學御史陳君子貞。

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筆之。人凡六易筆。漢制筆。令卽今之竹板也。當筆者。筆鬚每筆五數爲一易。篋竟內之。獄有瘼死者。已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瘼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於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於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閏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尙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用之者。塚其香路傍。如邱山。司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以世世。

中山紀略

張學禮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硫磺。其煙刀。紙張。摺扇。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祇可供應王府。民皆食番茄。狀如薯蕷。宴賓客。席甚簡薄。斤肉。樽酒。可享數人。敝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卽夫妻兒女。從不聞同餐。食之所餘。皆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隨客意。自坐盤膝於地。坐下方叩一首。煙酒茶湯。接踵而至。如客返。亦叩一首。竟出。主人不送。迎若無聞也。官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時羅列。架列四書。唐詩通鑑等集。板翻高閣。旁譯土言。本國之書亦廣。但不知所載何典。所言何事耳。設官之法。自唐宋至元。王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憫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賜三十六姓人教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之語言文字。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後。俱有姓名。若土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尙文。不考試。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設官長。無衙門。從役。惟百姓輪直。其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卽官長父子兄弟犯法。

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履。俯伏道旁。俟過而後敢行。小心畏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之風。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察其因由。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辨求生。男女不雍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削去。惟留四餘挽一髻於前額。右旁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貧賤品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用光金。三法司紫金。大夫用銀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用玳瑁。明角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做袖長袍。腰繫全幅錦段長丈餘。兩旁插扇子。煙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爲胎。紬布裹之。分貴賤。長七寸。闊二分。週圍三轉。共爲一圈。王用五色花綾。王之伯叔兄弟子姪用黃花綾。宗族用黃光綾。法司紫金用紫花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絹。初進王府者爲秀才。用紅光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皆用青綠布。此定制也。彼國人雖與中國同。而言語大別。金曰額賦。銀曰喀難。爺曰安。知曰倭。捕煞小曰彌煞。紅曰呀噶。煞白曰十六煞。男

曰會耕。噶女曰會南宮。幼小曰蛙籃壁。父母曰倭牙。喫曰米小利。飯曰安班。酒曰薩几。好曰優達煞。不好曰挖煞。醉曰威帝。睡覺曰般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爛敏達羅。如喀難。顧司姑之類。惟有阿彌多夜弗蘇二名呼喚者甚多。國中有迎恩亭。卽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巷相連。人居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館中有廳堂。廊房樓閣。亭園臺榭。書室小軒。週圍寬廣。與燕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桌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制度。設專司收貯在府。俟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頽。後樓上尙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吟詠甚多。外有匾額字畫。皆故明歷代名公之遺蹟也。館前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攜筐挈筥。聚集於此。爲貿易實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殊色。搖曳而來。風俗女子自幼卽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二三歲出嫁時。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油黑。如墨。不修眉鬢。不帶釵環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尙白。有時以手扯裳。

有時以衣覆腦。若兜衣之狀。如有夫之婦犯奸淫。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賈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爲恥。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山王城約二十餘里。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今尙未建。殿後有一小峯名虎峯。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闊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中有泉水噴出。從空注下。卽大旱之年。水亦不竭。王城西北里許。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魚。又一山松柏參天。明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無冢。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情。後有靠山。沙水相映。明堂廣闊。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潮。金碧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僧。那壩之東北三里有三清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清殿東有天妃廟。廟雖窄隘。幽邃可觀。廟東有演武場。南有長虹橋。闊百

丈餘。長五里。橋下大水。名曰曼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楸滿目。蒼翠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刀。小刀。蕉布。琉煙。芋布。琉扇。琉紙。琉鎗。并折席。已上俱免。祇領席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豬肉各十斤。鮮乾魚各十斤。雞鴨各十隻。燒酒。油鹽醬醋各十斤。柴十束。長隨內司聽用。各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牛羊豬肉各五斤。鮮乾魚各五斤。雞鴨各五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五斤。柴五束。僧道及各項匠作。書吏。門皂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各三升。牛羊豬肉各三斤。鮮乾魚各三斤。雞鴨各三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三斤。柴三束。兵丁及各官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豬肉各二斤。鮮乾魚各二斤。雞鴨各二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二斤。柴二束。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持帖請授世子等三人。琴。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壻名曰啞弗蘇。三法司子名曰喀

難敏達羅。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堦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求詣無虛日。皆稱曰友石先生。西湖吳燕時。字羽嘉。業岐黃。切脈知生死。國中求治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設席正殿。兩便上坐。從容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長隨中軍。聽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書吏。僧道各役。俱長使通使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蹴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到王府。小飯。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城西之龍潭。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筍。一名龍岡。岡上設小席。湖水澄清。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來飛轉。金鼓震天。午後。上宴幼童百餘人。皆貴戚子弟。又一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顏綴霜鬢。佇立庭中。一童子挽雙臂。杖挂葫蘆。次於壽星之

右一童子生成背駝眼細。戴箬笠。穿錦服。手擎蟠桃。如東方朔。次於壽星之左。有黑虎一隻。排於壽星之前。鳴鑼擊鼓。衆童子環繞歌舞。內穿錦衣。外白綾半臂。繡菊花。以應佳節。瀨行王請留匾額。正殿東南屏藩。家廟河山帶礪。三清殿。蒼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王公亦有贈匾。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約三千餘里。四面濱海。無盜賊。為治簡樸。頗有華風。敦尚禮教。宗族親睦。余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後賢。庶為考訂。以備采風之助云爾。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郡中。為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為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寧古塔將軍所部下。寧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

尙數千里。爛胛失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借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朴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路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關額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寧古增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僮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固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錫銖。妻子奪之。外人閒之。漸而陌路。不如故。莫原。隲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

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唏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與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誦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於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尙。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天同一生傳

王錫剛

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沿詩易春秋。明律曆象數。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緘默。若與論古今。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卽大喜。奮躍。往往爾汝。古人所爲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意盡而止。或疑其有所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也。帝休氏衰。酒隱處海曲。冬絺夏褐。日中未爨。意恆泊如。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歎。人

咸目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或曰：卽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太史公曰：予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其衰也，多隱君子，無不操行詭祕。如天同一生、語云山、高澤深風、嘯雲吟，非帝休氏之為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

無悶先生傳

應搗謙

無悶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閩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好善，見前賢長者，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從其有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物。所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聒也。其學亦適時，不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說而已。素不面諛，崇獎氣類，故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大覃思於性命，頗有所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論學，極不假借。雖舉世不以為然，亦自得也。自三十以後，絕意仕進，苦志克治，好學至老不衰。俛焉日有莘莘，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困

而學之者，足迹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於謀，生之絕而不能自生者數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為善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已無以德之時，慊慊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與俗交，自以為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汪烈婦傳

王傑

烈婦王氏，夫汪姓，江寧人。始居江東門壩上，賃春力頗勤，既而嗜酒弛業，并失厥居，往依氏姊。儼屋，姊稍長於氏，亦賢婦人，適方姓，日出負荷，姊代人滌濯，居積善橋北。汪居橋南，兩家相望，可叫呼而應也。汪儼居，敝其脊柱傾塌，破竹撐拄其外，中則閒以窳窳，門當官道，氏恆塞戶，以扉板橫地，晝夜坐臥，壁績麻縷，雨至翻盆，潢湧四溢，氏采荷葉覆頂，移扉置水盂，上手績不輟。夫常與博徒李狎，昵聚飲，窮日夜不歸。氏經宿無供，頓輒丐鄰，嫗市糠粿自餓，冬日缺蔕，薦臥則自著衷衣，而解帶衫覆足。夫早起，輒竊以償飲，氏兄遠歸，見氏寒餒，夫無

狀特甚。勸改適。氏泣而謝曰。婦人從一禮也。夫死再嫁。有志者尙恥之。況生離乎。居既久。夫益困。乃與其徒謀。說氏倚門。氏正色拒之。一日。夫被酒。再以狂言。詭氏。知終無良。往避於姊。旋迫之歸。歸已昏莫。夫急招其徒。李衣以己衣。腰閒束以己囊。自外挈壺。酒牛酥。趨而直入。置氏素所擘續之敗几上。氏初以爲夫將進茶。殘既而心動。爨下把火照之。非是。急棄殘於地。轉身大罵。夫匿隔蓬。聞亟拉氏出。並坐。氏力拒。且痛哭曰。畜類不食汝。夫見氏聲色。頗厲。隨挾以威。橫施撈踢。體無完膚。已乃縛氏。搯柱竹上。俾難轉側。氏終不聽。夫與李拇戰。蕞飲沈醉。枕藉兩兩。歐吐狼藉。滿地。氏乃以口齧縛。縛解。急奔姊家。言受撻。未嘗及逼。迫狀。夫酒醒。知氏逸去。躡至姊所。戟手詬罵。姊不解。故自送氏歸。時氏有女。歲餘留臥地上。姊手抱授氏。哺以乳。瀆而去。姊去。氏自忖無生理。泣而密縫衣。襦自頂至膝。上下聯屬。午夜提幼女出。赴河壩。候女睡熟。置之草上。徑投水死。閭閉斂錢葬之。河岸。

未嘗絕也。氏生園園中。罔知詩禮。能以大義自持。素願於夫。至夫有不能順者。矢死不回。卽烈丈夫不相讓。當其夫之始無賴也。泣而勸之手。翦頂髮。鍼刺兩臂。冀其夫幡然悔悟。當死之夕。又手裂帛幅。屬鄰家童子。往易楮泉。及少酒。脯焚。醉舅姑。嗚呼。氏之所爲。卽在倉卒。所處有禱。素講者。或弗及。彼詩書禮義之家。有不能若氏者。抑獨何哉。

廖氏傳

李良年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縱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願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

此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皋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願舍此不為。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湯中丞雜記

馮景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濟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菘。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啓曰。

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泣涕。良久乃得行。敵篋數百。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那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奇奴傳

馮景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踞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為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

死則裸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已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

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留不去。備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匿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匿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膺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採薪姑蔑山家中。鑿不之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耶。

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隣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咎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作。遂大奮於學。康熙癸丑秋。敵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猶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耳。老僕於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爺。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

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殮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

閩典史傳

邵長蘅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懷而急。男女犇竄。應元帶刀。躍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八。然苦無幟。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殛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攝揚帆去。巡撫狀聞。以錦衣都司掌微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

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守城。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徐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會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菽粟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縹粟麥豆萬石。他酒醑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

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頰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緼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埤堦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絕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貴。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瘡。死者厚棺殮。醢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

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路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烟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入所當。殺死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踊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踏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

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僂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事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閔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願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乎。可感也哉。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柁。崇禎間官戶部尙書。方域旣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黃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箕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鍼罪。應箕

貞慧主之大。誠愧且悲。然無可如何。謂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誠家有伶一部。以聲技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誠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誠。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語稍及大誠。遂戟手罵。誓不絕口。大誠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誠。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江。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輒合。吐出肺腑。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匪能不慙千金。然亦喜。匪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督帥許定國。師。嘆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傅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

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乞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誠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也。生於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沒。而禧名繼起。與埒之。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仇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譬畫。理勢。修幹微。斃。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

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禱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綠坼磴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閣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禱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禱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議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採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沔。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檇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鴻詞。禱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

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屏昇之至門。禱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詳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蹶地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既已更立三朝。身逢聖賢之主。而嶮然不肯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倘自謂與。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為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為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大哭。擗踊嘔血。既乃頽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

之句。自是變易名姓。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家。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饋粥縫洗。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日充腹。而餓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蟲營營。撲撲綠達。且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踪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而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告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斂銀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刺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銀。

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卽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廳事。左右吏卒擗立。按籍呼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刀者再垂欲斷。血衝涌撲地。太守恒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旣陰。風怒。晝正盡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遂劇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有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值天變。見與情迥。沸暫釋歸。而上其事於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悉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求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何。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澆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縊死。嗚乎。烈婦求死。

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嗚乎。烈矣。頃之卒。踰戶入。見烈婦。帶纒頸。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尚訟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嗚乎。伯夷餓死。屈原沉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啻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他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擻。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耳。晞竟坐沒入輸旂下。為奴。後年餘。同鄉人繳金贖出之。乞食南

歸。而骨肉喪亡。賂盡。晞子身授徒。毘陵。大室爭延。致為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亶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壽七十七。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毘陵士友家多有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為先府君行略。未嘗不哀其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否耶。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賀向峻。字葵悅。丹陽之蔣墅人。甫髫。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為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累日。略出血數升。久之。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為。益憤憤。乙酉夏。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棘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愜。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剡相摩。夏鏦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繩屨。彷徨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狂。云去則之大丕山。旬日聚衆千人。襲金壇。破之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汙僞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西之際。江左儉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王師南收。魚爛獸駭。一夜絕蹤。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版穴。胸不悔者。固爾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

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殉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秣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木。臧筵執耕。藝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壺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絳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耳。而顧敝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河。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歎歎。泣下久之。歸則搆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髡。恬淡無他嗜好。願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閒至略。略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

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詬不讓。古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搃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種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願喜人飲。常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權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閒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願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